

我的东方

东方
世界的东方
我的东方!
我是东方山涧中的棕熊
红色荆棘洞穴中寻觅着的男孩
问幻想之中的作家我的名姓
我的姓氏可以追溯到北京猿人的时代

东方，东方!
你的甘泉何其清冽
在东方，我没有未曾攀爬过的高山
猩猩的额头依然与我有着相似
是谁披着竹衣来将我寻觅
谁未曾赤身裸体，在童年的时刻

我是东方的诗人
我为东方思虑
我的词汇来自东方土壤温暖的地层
历史是手中的折叠
尼扎米，纳沃伊曾将其寻觅
天真纯粹的亚洲人
我也用这样的天真去望这世界
与此同时对自己充满信心

我的身体是亚洲的一粒微尘
是喜马拉雅的水晶
掉落的树叶
是蕴藏在阿拉伯的石油
是西藏神话中的地藏菩萨

是巴比伦伊斯塔城门
东方，我的天空与尘土
我爱你
我带着泣声爱你
我爱你山间母鹿般平坦的额头
我爱鸥鸟落在海水之中的排泄
你那山脊之上的碎屑
我爱
几千年来地球岩层积蓄的炽热
我爱我英雄的祖先
那些已然枯萎的骷髅

我爱，并拥抱
虫蚁啃噬中破裂的响动
有人和我耳语倾诉
这是我神圣的诗篇

我不会遗忘
不会遗忘我的兄弟
不会遗忘在非洲那愤怒的天空

我的东方，东方
我不会污染你山中之子的白帽
我在你清澈的河畔沐浴
将虎皮蒙在自己的身上
归来
在费尔干纳的草坪之上

我不会破坏那清澈
我在那清澈中将脸上的污泥洗净
我的东方
我拥抱着你
我是拥抱着你来到这尘世

东方
世界的东方
我祖先的东方
来吧
让我的额头触碰你那孕育诗歌的土壤
你的鹅毛笔何在？
愿你们经常飞过我的天空
美丽的鸟儿洁白的羽翼

在何方
我每天都徘徊在梦境
我名为阿赫博兹的祖先
用粗壮的手臂弯弓
海岸仿佛正在燃烧

在何方，我思念
菲尔多西的青春
富祖里
为了你
我要将自己的诗歌与埃及相连
我是东方的俊杰
这是我来自东方的思绪

东方
世界的东方
我棕色的东方
我和你同样的皮肤我骄傲
我是亚洲人
亚洲的性别
为亚洲哭泣
并为他欢呼

亚洲
金色的亚洲
经过这里，中世纪的大篷车
飞过的仙鹤仿佛串起的珍珠
鸣叫着，鸣叫着离开

玛莲娜赫的仙女何在？
巴格达、埃及、秦马琴的美人
她们蒙着面纱
我犹如在黑夜中望她
她们生在面纱之中
死亡在面纱之下

东方，东方
悲伤的东方
残忍的匕首鲜血四溅
卡拉卡帕克人
对着梭梭草吟诵诗句

弓箭
牧羊人的胸口汹涌起伏
神山之上我的躯体
扛着父亲的棺木归来

多少年
钦察的草原被鲜血覆盖
躯体在裹尸布中笼罩
多少年黑夜的皮鞭
驰骋在东方的天空
涂抹着地狱的火焰

哪一天
哪艘巨轮装满了黄金
行进在长江的江面
鸦片的烟气上升
宫殿之中的美酒在发酵
那些年
农民的身躯
要用鲜血来赎回

时代，时代
三月的白头
冬天的手掌缓缓松开
撒马尔罕的青石何时融化
东方是春天的坟墓
无数的亡灵涌入天使的笔记
地球如今是一团腐肉

风带来血腥的气息又伴随着音乐

东方
我雄壮的东方
我在马尔泰科的图像中存在
地球向着东方而自转
我将作为东方书写历史
为死去的亡灵建造穹顶
我神圣的门槛之上
不要并排双狮的模样

听着，伟大的船长
告诉我，你是否仍记得
你宝剑上的第一滴鲜血
来自哪一座山峰
英国的女孩
法国绅士
告诉我
你们肩头的丝绸
是谁的手将它为你们盖上？

走过千佛洞的我说
那是从大理石精细的雕刻
从杭州高耸的佛寺
来自缅甸、德黑兰和新加坡
掠夺自加尔各答棋盘之上
源自恒河的陨落

听把，我纽约的伙伴
我比你的自由女神
早一千年来到这世界
一千年就是一千年
我在那一千年
从埃及的金字塔
扔下我的石块

我知道世界有统一的文化
它有自己的声音、旋律和节奏
所有伟大的声音都在我耳畔
我不要将这世界轻易地分裂
将所有的幻想融合
向着那法涅斯山上的金泉

我知道世界最后的号角
在大地的耳朵之后越过
毕达哥拉斯的定理
我以西方为师
但不要忘记代数在东方创造

来自先贤的教诲不是美酒
而是良药，发酵着苦味
教会不该被细菌而侵害

我知道，欧洲
我不会遗忘
你的热血进入过我冰冷的身躯
我不会遗忘
用你温柔的手掌
你也会抚摸我的前额

有谁愿与我
与我一起将东方拥抱
一起举杯痛饮苦难
岁月中褪色并老去
跛足的老人
咳嗽在足不出户的冬季

敌人像毒蛇般倾吐毒液
曾经侵入了我甜美的梦境
我的敌人在咫尺之间
我的敌人远在天边
我的敌人四面八方

我的挚友在西方
我的挚友在东方
我的伙伴
我的哀号在怎样的时代
拿破仑的剑在喀尔巴阡山脉的胸膛
啊，时代啊
我的骨头也在那时被折断

我不会遗忘
我也拿着枪在众人的行列
西方之子
东方之子
我也在这其中
五年，十四年

东方
我金色的东方
放下你所有的沉重
让我把它举在我的胸前
我是你最后衰老的学徒
让我用一首诗将你回报
亚洲正苏醒，会用幻想的翅膀翱翔
跟随着自己歌曲和节奏
崇敬着智慧与先辈的教诲

用睿智者的仁慈将心灵洗净

哪里是亚当的足迹
我将打滚在那里的土地
由泥土构成
人类和地球的血统
我将自己拴在柱上
什么是火焰?什么是水?
在你的手中
大自然不会改变它的起源
东方是诗歌的盛宴
玛瑙和宝石
滚动的珍珠四散

来吧，我尊贵的客人
和我一起去很远的地方
我们领略亚洲的雄峰
高耸的堡垒，旧时的遗迹
永不会关闭对于相识之人

来吧 漂流的鲁滨孙，
马可波罗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先生
所有浏览过这世界的流浪人
请来我的东方
看那浪漫主义的狮身人面相
普希金，莱蒙托夫
来吧，贵客请上座
在阿拜和纳沃伊的厅堂

来吧
所有现实主义的先贤
来吧，海因里希·海涅
去我的喀什
穿着花色的长袍
拜伦，你快来阿拉木图
让江布尔亲吻你的额头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让东方的微风吹干你的汗珠
来吧
我真挚地邀请
而这是我给予你们的留言

来吧朱丽叶，我的好姐妹
我带你去上海的剧场一同起舞
我是那华尔兹的波浪
我会握住你们的手
留下你们的诗心

与我同时代的志同道合者何在
我是这神圣时代中最小的倾听者
我们的后辈也会不断做出自己的决断
伟大的夏娃
挪亚的母亲，也是我的母亲
地球，地球
地球有我的东方
地球也有我的西方
我的双臂有两个半球
平行地绑在了我的腰带之上
让我们不要打破地球的神鼎
不要融化掉黄金与白银

东方
我神妙的东方
我活在你的魔法之中
我来自地球
我是地球人
我将顶着这荣耀再活一千年

东方
世界的东方
东方是我的母亲
谁能忘记自己的摇篮
我是历史，我又是那个人
询问着幻想中的作家自己的名姓

东方的古人你们何在
我遥远的祖先，诗歌的先贤
鹅毛笔何在，就在你们手中
我的亲人，我的兄弟姐妹

纳泽姆·希克梅特诗歌的奏鸣
郭沫若请高声朗诵你的宣誓
萨麦德·武尔贡朗诵
向着仙鹤般的泉水
穆合塔尔以阿拜为兄长
月光映射在洁白的长髯之上
加菲尔·古洛姆
你来读读你的东方
读读我乌马尔哈孜·艾坦的诗篇

1956 年

作者简介：

奥玛尔哈孜·艾坦，1931年11月20日出生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托雷县。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后，从事教师工作，1957年毕业于新疆大学文学系，并被任命为《舒杰拉》杂志的编辑。1959年他和许多其他年轻人一起被流放到监狱，就这样度过了一段痛苦的时光，并于1978年被无罪释放。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新疆作家协会常务理事、新疆民俗学会会员、国家级编辑、一级文学作家，于1997年4月26日在乌鲁木齐逝世。

译者导读：

我之所以将奥玛尔哈孜·艾坦的作品译为中文与英文，是因为我认为他的艺术成就被极度低估，尽管他已然是深受哈萨克民众喜爱的作家。这首诗作创作于他在新疆大学求学期间，显示出他早期的思想深度与广阔视野。诗中的“东方”，并非“东方主义”语境下被凝视的、静止的他者，而是一种主体性的“东方身份认同（identity）”，诗人带着自豪与尊严，以东方的声音与西方对话。在这首诗中，我们看到他自由穿行于中亚与阿拉伯世界的作家、古希腊神话典故、欧洲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传统。他邀请海因里希·海涅去喀什，让拜伦前往阿拉木图，在阿拜与纳沃伊的厅堂中款待他们。

我们应将这首作品放置于195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背景中，便能惊讶于诗人对外部世界的知识广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艾坦并不擅长汉语，这使人更加好奇他如何获取如此多元的知识。这无疑挑战了中国主流叙事中“中心—边疆”的模型。艾坦出生于塔尔巴哈台

（Tarbagatay）地区，那是塔塔尔人与俄罗斯商人频繁交往的边疆腹地。他的知识极可能来自俄语及与塔塔尔人的交流。这意味着，即便在中国当时最边远的哈萨克土地，作家对“世界”的理解亦不亚于内地汉族作家。